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六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讀易述卷六

明　潘士藻　撰

咸 ䷞ 艮下兌上

仲虎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卦〈純卦〉爻皆不應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女相應恒益長男女相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至者故首下篇

趙汝楳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近取諸身感之至真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咸以止為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為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葢拇與心腓與脢股與輔在人身皆不胥應故也

荀況曰於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女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李衡曰相應者同志之象志同則合是以相應然事固多變動在因時故有以有應而得者有以有應而失者亦有以无應而吉者以无應而凶者夬九三以援小人而凶剥六三以應君子而无咎蒙六四以無應而困吝咸貴虚心而受人故六爻以有應而失所斯皆時事之使然故不可執一論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

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述曰卦以艮男下兊女陽下陰而陰從陽一感一應故為咸咸有亨之理上下交相感應則自然亨通也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三陽上陰男女皆正故有利貞之象以此義取女則吉也孔疏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感應乃

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旣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也咸之為義感也非感則獨何以為咸卦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交感無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授與所以為咸亨也彭山曰即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萌動之意陽感陰應六爻皆有相通之情故謂之咸止而說艮止而兌說也能自靜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

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也艮為少男兌為少女男女之情少者最切男先於女而下之所感於女者誠矣則女之應感其誠豈有不至哉人心感應之誠類皆如此所以為通而吉也孔疏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輪御三周皆是男先下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吉

卜子夏曰二氣之相感應也中无間也故得萬物變化乎其內天氣下降地氣上濟陽下陰而陰從陽也

止於所說其利之正也故取女以之吉也而感應之道取焉聖人無為與天地準寂然虛中通變則隨乎時順情而通天下之故而咸得其治則天下和平矣夫相下而不私則感之而通也觀天地萬物之情而感一也彖語其感大者如此也至於爻則形相趣也利相逐也豈及於感之至哉天下忘於情而有累於貨者則於萬物不盡矣故見利則躁後時則絕皆凶悔之道也蘇氏情者其誠然也雲龍風虎无故相從

者豈容偽哉

王註凡感之為道不能感非其類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類之義也同類而不相感應以其各亢所處也故女雖應男之物必下之而後取女乃吉也

彭山曰程子曰有動皆有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故感有自物之所觸而言者有自幾之所先而言者而皆以不動為體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動者不動於物而成其為虛也感從虛出

則自然能通故咸亨利貞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陽先感而陰應之男先女而女説之感之能通者如此取女之所以吉也

象音咸本訓皆而彖傳以咸感爲言宋李舜臣本字説遂謂无心之感也人相感誠不外心然若有所係則意必之私耳何以爲感哉

孫氏曰和平二字妙矣咸之所以能感者和平耳和平者天地萬物之情也失其和平則非情之正非情

之正則失其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述曰澤非山上所有也而有焉澤氣上蒸於山而山受之謂山之虛也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閻之元俞琰云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惟其虛也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通安能相與程傳虛中者無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

也孫氏曰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大公所謂虛也内外兩忘所謂虛也

質卿曰咸之六爻皆主於感人者也而皆未足以感人如咸拇則微心爲足以動衆咸腓則躁動何足以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其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爲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爲極則

而自咸拇以上則皆室之故曰觀其彖思過半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述曰彭山曰咸以静為體六陰當卦之初而在止體之下宜静者也而與四相應即先有所感故為咸其拇之象象曰志在外也志在於外非所以立静虚之體也孔疏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為感淺末取譬一身在於足指而已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

也以其本實未傷於靜故无吉凶悔吝之辭

紀聞曰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咸拇感之未深而艮性能止故不言吉凶恒初未可求深而巽性善入故雖貞亦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述曰彭山曰腓足肚也以其位在拇上亦有行動之義故以取象非以為行則先動也但二與五相應恐其因之而先陽以感故有咸其腓之象而以為凶亦

戒辭也居不動也六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象旨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故凶然本體艮𦍒咸則動而體巽進退居則不變為艮止故不害也王註陰而為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二五正應非戒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述曰程傳九三以陽居剛為艮之主而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説隂上居感説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不能自由隨物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陽剛之才感於所説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下卦二隂皆欲動者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三居互巽進退而失艮體之止其象如此隂則隨陽是隨者柔之道也三剛而往隨上九之隂所執者下

失陽剛之德也

質卿曰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即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居之即吉矣故三之不處猶二之不處既曰咸其股即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守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亦不處釋咸其股之義志在隨人所執下釋執其隨而致陋之之意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述曰四在三陽之中當心之位感之主也四本象心而不言心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心之不可以有所也心之本體不落於思慮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謂正正則吉則悔亾一入思慮失其心體則憧憧往來不勝其擾是謂思思則朋從則不正則悔

敬仲曰九四貞吉貞即虛以受人之虛心本神明動静皆定如水鑑中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

天地之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凡物感而不以正則至於害貞則无適不正无感不通未有私感安有災害故吉而悔亡苟未能无思无欲猶為往來所動雖貞正亦未光大也此為貞而未極乎虛者發也

胡一桂曰四不正而云貞吉悔亡者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蓋四與初為來往之爻而二爻皆不正故戒以憧憧往來則所感者狹而不廣矣非所以為感也虞翻曰憧憧懷思慮也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

憧憧往來之内為來之外為往四在上下卦之間故為往來三陽相比亦有朋從之象四雖剛而體説故象如此張氏曰曰得朋曰朋來曰朋盍簪皆出无思以得其黨此惟欲思運動以求相應未能忘懷息照任夫自然故有憧憧往來朋從爾之所思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述曰象旨説文脢即膂也心繫於膂故詩言膂力經營九五陽剛中正當咸之時不能恢弘感道普以无

心而繫於所應適當脢處故為咸其脢隂柔之質自

瘁其膂以力用而不能以神用故僅免於悔王註進

不能大感退不為无志其志淺末无悔而已孔疏志

末云者末猶淺也感以心為深過心則謂之淺末也

陸伯載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感天下之道也

九五以陽剛當位下應六二柔闇之臣用志淺末感

非其感咸其脢者也脢者肉在背而无動非感之處

也烏能咸其感乎感非其感所感靡成无悔而已豈

足以語聖人感天下之道乎

象旨卦以感爲義而爻以靜爲善何也凡感貴以神

横渠先生所謂咸卦六爻皆以有感不盡咸道故君

子欲得以虚受人也虚受人者即所謂神之感而無

意必固我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

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述曰上六陰柔兊體爲說之主感之極也於人身當

口舌之閒與九三為正應然彼止而我說其說以言耳故有咸其輔頰舌之象兊為口舌王註輔頰舌者所以為語之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况在滕口薄可知也

項氏曰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感之時柔在內者必應於外柔在外者必說於內皆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事有當用播告者滕口說非鄙之專倚則亦非美也故不得言吉

蘇氏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屨則屨之為累也甚於桎梏腰不忘帶則帶之為累也甚於縲絏人之所以終日躡屨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粗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

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屨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為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屨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為爻也方其為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猶其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

紀聞曰程直方云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

五應故腓與脢皆在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拇腓股義取下體无感人之道者勞而无成脢輔舌義取上體无感人之實者煩而无益心通萬變出令而非受令應物而不留物苟明屈信之自然貫物我為一體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朋亡不足言矣六二陰柔之咸本无吉也而居焉則吉九三陽剛之咸宜无吝也而往焉則吝居吉者非以不動而吉也若徒以不動為吉則五之咸脢何

以謂志末二之居吉不妄動者五之无悔不能動者

景孟王氏云以心志感人所感已狹況滕口說以求

感其能感人乎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

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

佞也深故取類也徧狀其滕口說務感悅人也

六五爻項氏曰四與五皆在上體其尊相近故分主

心脊之事五官之治皆主於心以九四當之五藏之

絡皆係於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之

象故為思而在心五以剛居四之外故為脢而在背
心有思則有得失故必貞而後悔亡无所思故无悔
恒 ䷟ 巽下震上
程傳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内人理之常故為
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
之義趙汝楳曰男下女者婚媾之禮夫尊婦卑者可
久之道故卦名恒
范氏曰諸卦以有應為吉此六爻皆應而无元吉者

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故以剛柔皆應而不獲為吉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述曰巽下震上長男在上長女在下男尊女卑男外女內剛柔一定故為恒恒亨无咎九家易曰初四三五雖不正而剛柔皆應故亨无咎矣利貞貞固不易之理也象吉貞所以為恒而在既亨无咎之後者上下未交則不見可貞者恒之始剛柔適職而情深通可以之道也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欲及其未窮不見更端終始之迹非一定不易之謂也呂仲木引大傳窮變通以為言然至窮乃變非先天不違矣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

彖曰恒久也恒之義也剛本宜上而上卦為震柔本居下而下卦為巽得其順序乃恒道也震雷巽風陰陽交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為常理震動而巽順以順為體動无違逆

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六爻剛柔交相應和无孤媲者故可常久此四者皆可久之道也卦之所以名恒也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得其所久故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震巽陰陽之始艮兑陰陽之終咸恒相反而終始見也震終於乾則一陰生而為巽而陰以始巽終於坤則一陽生而為震而陽以始終始相受循環无端天地變易之常道也日月得天運旋而能久照四時推移變化而

能久成聖人應變隨時久於其道所以能使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言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恒也

汝吉曰風雷有氣无質而動恒時動其時動恒相與動而變化無所不通恒者巽而動常德也天地之道浸也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其貞常无息不然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

常久之理也

張中溪曰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以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

蘇氏曰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變能及其未窮而變爾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其未窮而變則无變之名此其所以為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夫能及其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无端

將明恒久不已之道而以日月之運四時之變明之明及其未窮而變也陽至于午未窮也而陰已生陰至于子未窮也而陽已萌故寒暑之際人安之如待其窮而後變則生物無類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述曰王註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湛原明曰君子何以立不易方也所以體恒也知雷風相隨亘古不變之

象而自立於大中至正之矩為可以不變之道也何以為易也變也何以為方也所恒也時變而所恒不變也何也剛柔之上下陰陽之升降日月之代明寒暑之往來極古今之變而不能易其常也不知者以經權常變二之以為對豈知道者也

王陽明曰上震為雷下巽為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為風為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

體夫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述曰初為恒始最處卦底陰性沉滯有浚恒之象卦爻初四剛柔相應恒也震動而上不能下初初六體巽權而性善入乃遂深浚為恒而不復求交不交則兩情不通非剛柔應感之常而不適乎利往之道故雖貞亦凶无攸利

象旨浚如春秋浚洙詩小弁浚泉之浚謂深之耳

蘇氏下沈曰浚即巽入也入者内辭如朱義四不應初初不能度勢性務入深以常理求之則外辭矣下巽為婦故内三爻言婦道上震為夫故外三爻言夫道蘇氏曰初六以九四不相下故求深自藏以遠之使九四雖田而无獲可謂貞矣然陰陽否而不亨非所以為恒之始也故凶始不亨而用貞終必兩廢故无攸利曰始求深言始未可遽求深入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述曰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二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所以悔亡程可久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九二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葢以爻明之也

象旨咸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恒之二不

曰貞而經言悔亡咸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中中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述曰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而不變也然以其過剛不中又巽體其究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志從於上不能自守故為不恒其德之象

郭雍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

其德者也或進之羞雖貞亦吝

石介曰重剛而不中剛之過也巽而順乎柔巽之過也不恒如此或承之羞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詞言人皆得以羞辱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象曰无所容也三以剛而當兩剛之間既不能安處於巽又不能仰承乎震進退皆无所容欲免羞辱得乎

王介甫曰夫可以為常者莫如中故九二失位而能悔亡九三得位而无所容以中為常則出處語黙其

趣无方而不害其常也

孫復曰恒以陽居陰上為徳今九三反居上六之下是失恒德况乎履不得中宜其羞辱隨之不為時之所容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述曰田取震動馳騁之義以喻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无功以九居四而在恒時久非其位故勞而无功也蔡淵曰四為震體而處不當位好變

者也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故曰无禽蘇氏曰九四懷非其位而重下初六初六其所欲得也故曰禽上亢而下沉欲以獲初難矣

胡且曰以陽居陰不正也位又不中不中不正而居大臣之位是无德而忝位者故為治則教化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下

仲虎曰九四以陽居陰以非其位然九二亦陽居陰而曰悔亡者唯中則可常以二中九四不中故也師

之六五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故曰有禽
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故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述曰彭山曰六五柔中而應剛中有恒其德貞之象
蓋陰道如此則得其常故為婦人吉然五為尊位而
六居之以順為常非陽道之所宜故在夫子則凶也
見恒以惟變所適為貞當五成功之位而不知變則

所謂恒者執一而已矣豈利有攸往之貞哉王註居得尊位為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孔疏五居尊位在震為夫二處下體在巽為婦五係於二是從婦凶也敬仲曰天下固有静正之德而未剛大者如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故婦則吉至於夫子則當制義當有剛健無所不通之德而尊静柔從則為凶也

石介曰一陽也陰之為物當從陽而終程傳五君位

也不以君道言者在夫子猶凶况人君乎君道尤不可以柔順為常它卦六居五位而應剛則未為失

王景孟曰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九三之剛太過六五以柔居中故也仲虎曰剛而中可恒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常也又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於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述曰上六在恒之終終則復始之時宜靜者也然震動之極陰柔不能固其貞靜而復有所動故有振恒之象王介甫曰終乎動以動為恒者也動靜宜不失時以交相養以動為恒而在物上則其害大矣王註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无施而得也

象言振虞張作震動也上六振恒震體也公羊傳曰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上六柔而不失居震之極處於恒終而奮迅輕動三不恒而强振之爲恒亦終於无功而已大謂陽益三也在上明其振之謂也

蘇氏曰恒之始陽宜下陰以求亨及其終陰宜下陽以明貞令九四不下初六故有浚恒之凶上六不下九三故有振恒之凶二者皆過也易地而後可

艮兊合而後爲咸震巽合而後爲恒故卦莫吉於咸

恒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己而不見彼則其所以為咸恒亡矣故咸恒无完爻其美者不過悔亡恒之世惟四宜下初自初以上皆以合陰陽為正故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也以中者用之猶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則无恒之人也故九三不恒其德恒之終陰宜下陽者也不安其分而奮於上欲求有功而非其時矣故凶

彖曰恒久也項氏曰剛上柔下其分正也雷風相與

其情通也巽而應剛柔皆應循理而行內外應之其事順也有是三者足以久矣此卦之所以為恒也亨者以此而亨无咎者以此无咎利貞者利固守此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其道即上三者可久之道久非其道則有咎矣行何由而亨守何由而利哉守常者多不通多失之過多不利於行故此彖歷言之猶損之无咎也可貞利而攸往也恒之彖以貞為利而爻辭皆不利於貞者彖論卦德爻各言其

位也卦得其道故當以貞守之爻多不正正者又不得中皆失其道不可貞也聖人懼慢者以執為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懼暗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久矣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即道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變化即不已也日月得天以一日言四時變化以一歲言天形一

日一周而日月因之以迭照故曰得天天氣一歲四變而四時因之以成歲故曰變化

九三爻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為兊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恒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為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其所不與陰通也无居自容故貞吝矣

遯 艮下乾上

王註遯小人浸長難在于内亨在于外與臨相對者

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故剛遯也

邢璹曰遯以遠時為吉不係為美上則肥遯初則有厲

仲虎曰遯以二陰之義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諱名卦必以陽為主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述曰彭山曰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謂程子謂甯武子能沉晦以免患即此義也遯而處世道猶能亨但二陰方長當順其勢而處之不可大有所為以露形迹故云小利貞貞之義生於止體而小之義則生於二陰也象旨遯亨以乾言小利貞以艮言體艮止而不遽以侵陽乃艮之貞而彖傳浸長之意

王註遯之為義遯乃通也剛當位而應非否亢也遯不否亢能與時行也陰道欲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

故小利貞也程傳五以陽剛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無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于遯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

遯而亨者遯中已有隱藏善處之術故能即亨也剛當位以九五言應以六二言陽剛當五可以有為而所應者二則因陰長之勢而順以處之順時而行即是以遯道處世也浸而長者謂二陰也二陰方長不

可大有所為唯當以貞而順二陰之勢以處之則所以為貞者亦小利也

質卿曰遯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道難為拘方者論也如遯而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違之可名曰去惟遯則无頭腦无圭角驀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機先有對面相遯而无痕迹者是真遯也若勢已亟而圖所以遠之殆矣

遯矣如何得亨惟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在人事猶有可為疑於不必遯者只是時非可為遂乃與時偕行超然以遯此其心之遠覽如何所以亨遯之時遯之義皆君子處時之妙用哲人先天之大機豈不至大

遯非專為退避也處功名富貴之中而非世網所能拘蓋其胸中有獨得者心无所牽物无所係然後謂之遯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

遯世

吾人處世无意用世无意忘世惟其時而已剛當位而應乃所以能順時也剛當位即剛而得正陰柔之人多有所係而不能舍偏曲之徒多有所拘而不知變惟剛則不屈於物當位則不局於偏且有應則有同心同道之朋此所以能與時偕行浸而長明其所以當小利貞也遯之時正與時行相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述曰崔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孔疏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山者地之高峻今上逼於天是陰長之象天體无窮山高有限相去勢甚遼絶望之天與山勢若相接連何惡之有及到山頂則山自止於下天自行於上天若遯去山與天邈不可干豈非嚴乎王逢曰君子之遠小人如天道黙運不下檢於物

湛原明曰天下有山主天而言也主天而言之者主陽而言之也陽止隂於下而脱然高上不為所凌之義遯之象也不惡也者无大聲厲色以絶彼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无有作惡而嚴以自守乃君子之常非以逺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彼雖上凌而迫之而邈其不相及矣此之為君子之遯也夫遯者早見而先機也二隂方長未至於盛故可逺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逺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

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述曰彭山曰尾指陰而言以其在下故謂之尾凡易之取象多以上為首則在下者宜為尾矣尾如蠆尾之尾以其毒也故以尾象之非遯而在後之謂也陰之初長幾雖甚微然履霜有堅氷之漸勢能剝陽故為之厲蓋為陽危之也君子當此之時豈可以有所

往哉此與姤初六羸豕孚蹢躅義同初處止體止而
不往即所以為遯
象旨卦之名遯以二陰浸長而迫陽以遯初非自遯
也傳義謂遯而在後非卦象義矣四陽將遯初尾其
後猶遠于陽體艮止而不相犯故厲而不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象曰執用黄牛固
志也
述曰二柔浸長為成卦之主益迫陽以必遯者然體

艮嚴正上應貴主未遽有侵陽之志則猶善機也君子於此順其本善之心而執之使不能脫去故有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之象黄言中牛言順革言堅皆本六二柔順中正之象而用之者君子也以順處順不為違忤以中處中不為高亢使之上不違所應以自結於君下不與衆睽以自托於君子自然善機膠固不可解脫此善處小人之道亦六二本質之善猶可處也彖所謂小利貞者即此是已不如是而

絕之太甚則惡而嚴矣安能化其變陽之漸哉

錢穀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固因執而言志者小人本善之心因黃牛而言

敬仲曰二居中有道之象六與二皆陰有柔順之象二正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非遯者故爻辭不言遯柳下惠當之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是為柔順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故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偏於和矣是為中是為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說猶

脱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述曰象旨九三當隂長陵陽之界既與之同體而下比之故為係遯之象而不免疾厲畜臣妾吉畜下二隂使制於陽而不陵上則吉也畜如畜君何尤之畜止也臣妾者艮象觀旅得之初位剛臣二位柔妾九三陽剛得正而迫於二於遯最急牽於同體雖欲遯

之其實係之所以不免疾厲也艮體光明係於私比非其所安寧无疾乎既為牽係不免屈辱能无厲乎象又曰有疾憊也言其憊弱无剛毅之氣因九三純剛而言惟當下畜二陰如畜臣妾乃為吉耳見其不可繫也象曰不可大事也陰方浸長必不能大有所為但以畜止臣妾之道畜之亦可免疾憊而吉耳即彖小利貞之意

章氏曰大畜卦乾下艮上艮能畜二陰遯卦乾上艮

下亦以畜臣妾取象蓋畜之者陽畜陰也若謂大畜六四六五為以陰畜陽盍即此爻畜義而並觀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述曰二三私比則為係遯四初正應故稱好遯四乾剛之體柔不能干又在柔位善與陰處不以應之故有偏係之私亦不以遯之故失存身之道曰好遯也此惟君子能之君子剛而能柔超然玄同故能好遯而吉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絶之以遯語意

不似

九四好遯猶云好好的遯藏了處陰長之世將進而害陽於是乎遜遁迹以存身而為救時計不崖岸為異不褰裳以避已不潔其身道遥委蛇而信雖同類者不測其意雖忌者莫尋其隙如陳平對王呂之問陳寔赴張讓之喪皆好遯之類也

敬仲曰四已入外卦有好遯之象四與初相應君子陽德能審於幾故好遯而吉小人陰類溺於其黨故

不能遯象言九剛可為君子四柔亦能為小人故設小人之戒矣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述曰九五為遯之嘉者剛當位而應也隂雖浸長位猶在下須命而應五能剛中自正其志故能固二之志使不為陽害陽雖晦迹猶周旋其間不至於遠害而去者則五之為也此所以成遯之美而為貞吉也

象旨二雖浸長然以中正體艮尙可轉移而九五亦有治遯之才能嘉美其遯使不犯陽愈謂九四剛而不正遠小人以情九五剛而中正遠小人以禮以别好遯嘉遯者是已象曰以正志也五剛中自正其志故能固二之志中順相結剛柔相濟處遯之世陰不至剥陽陽猶能畜陰徒以此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述曰最處卦外无應於内心无疑戀超然遠舉故爲

肥遯之象肥充腴之貎劉牧曰陽爲豐富以安閒而居豐富故遯而能肥當遯之終在九在成功之後德盛无爲心廣而无形拘處不逃名遯而不遯也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閒綽有餘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攖世累者也在遯而遠陰則絕无里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

仲虎曰三且遯且係依違牽制非遯而亨者也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爲天與山絕遠故皆得於遯

非特剛健之力亦其界限素嚴故能飄然遠逝而无礙上以陽居卦外尤其寛裕自得者三與二非應而係故疾憊上與二陰無應無係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孫復曰太公之亨於周四皓之亨於漢知三將變否脫然高舉孽未牙而介於道屬未階而潔於身行之藏之繫我獨照而已

六二爻項氏曰以全卦言之六二爲浸長之陰迫陽

者也以爻位言之以六居二柔順中正止於其位益君子之固志於下確然而不拔者也六爻惟二不言遯者以初之危猶不必往二亦何以他遯為哉固守中而不可解即其遯矣二為黄六為牛艮止為執革者固執之物也其取象如此以義言之當遯而執亦有改革之義

上九爻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文言曰則不疑其所行也遯上九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小畜上九君子

征凶象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是以君子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故无入而不自得焉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遠之而无所疑也上九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按遯六爻下三爻艮也艮主于止故為不往為固志為繫遯上三爻乾也乾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在下位而

不往栁下惠也在内而能固其志者季札子臧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大壯䷡乾下震上

趙汝棋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於外其壯孰大於此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王註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章氏曰乾一也震動於上為大壯艮止於上為大畜皆四陽之卦故卦辭皆曰利貞彖傳曰大正大壯以四爻為主大畜以上爻為主故二爻皆善

質卿曰大壯陽盛長也此乃時之值其盛時既值其盛此外别无巧法但利貞為第一義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述曰程傳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朱子發云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仲虎曰三畫卦初為少二為壯三為究六畫卦初二為少三四為壯楊文

煥云姤者女之壯也大壯者陽之壯也彼羸則此壯彼壯則此羸女而壯者非女之所宜陽而壯者則為陽之常理

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小人壯不可過也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貞雜卦傳曰大壯則止也

按乾震本陽卦則大者壯也皆其本體王註羣陽盛長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利貞也天地之情正大而

已矣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敬仲曰天地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天然義見故曰剛以動故壯大與正初非二物人自有二道无二道心无二人心有二正大之道即天地之道象旨一陽來復見天地之心四陽見其情仁者天地之心情其所發也咸恒萃言萬物之情而大壯不及萬物讀易者由是以知萬物之情不能正且大如天地矣

邵二泉曰大者壯也壯之體大者正也壯之道正不離大道不離氣也君子勉於正則大在其中矣故曰以直養而无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章氏曰陽居上卦為正上卦五位為正大壯四陽在下乃曰大者正也何哉觀陽居二四位本不正皆曰貞吉初三位若正矣曰壯趾征凶曰用壯用罔而於五之喪羊者則曰无悔是可以識正大之義矣質卿曰大壯六爻以不用其壯者為貞以用其壯者為匪

貞貞則吉匪貞則凶非禮弗履大壯之貞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述曰王註雷在天上剛以動也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違禮則凶凶失壯也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卜子夏曰雷在天上陽氣大行君子得其道也非禮弗履保其壯也介夫曰造物以雷在天上為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為大壯横渠先生曰克巳復禮壯孰甚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述曰象旨初九在下先動壯於趾之象雜卦傳曰大壯則止陽止俟陰之消未可遽進故征凶彭山曰初九非有凶道也陽剛中實本為有孚特以此時不當即壯在三陽之下而无援於上安得不窮故象曰其孚窮也

敬仲曰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又有孚之象方在下未宜壯也而遽於有為決意前往征往也

其凶有宜然此等人必非巧黠圓變之士蓋愚質拙貞之人其忠信可守而果決妄發孚以致凶是為孚信之窮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述曰王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故貞吉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趙氏曰易以當位為正凡不當位而言正者非戒之以正則為其能守正非謂因中求正也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

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但各叶韻耳

趙汝楳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壯而得中此所謂利貞也聖人於陰陽消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二陰則陽遯三陰則道消至於四陰五陰聖人益憂深而意切今反為四陽宜可為君子之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唯二以中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養其壯乃

无躁决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間窺隙而剛之為壯无窮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述曰大壯以不用壯為貞九三本末為壯然重剛不中在乾體之上過於剛而果于用者小人血氣未除自矜其力而用壯君子理義未純自恃其智而用罔罔亦君子之壯也爻位雖正以壯為正其正必危如

羝羊好進而喜觸羊壯以角也藩籬在前怒角以觸之藩不可決而乃羸其角用壯貞厲其象如此

蔡淵曰用壯无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也趙氏曰九三居健之極欲往從乎上六而九四在前藩籬甚壯三以其障己之途猶羝羊性狠怒角以觸之以遂其行不知反為所羣是用壯之過也蘇氏曰九三之壯施於上六以陽觸陰正也而危道也是以君子不觸也

大壯利於正者壯以理義而非壯以形氣故爻以剛居柔位為善九三純乎剛小人用壯不免形氣之累君子罔也亦未得乎理義之中也若九四則真壯者也大壯利貞四當之矣

敬仲曰九三雖益進勢雖益壯君子之心未嘗以為意焉惟小人則自恃已勢之進而益肆益壯是謂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无也无則不必言用對小人用壯為言故言君子用罔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不

復言用矣趙氏曰壯非可用也用壯則失故乾之用九以无首明非可用也用明則察故明夷以用晦而明九三本未為壯小人恃其重剛猝而用之若君子視壯如无壯曰用罔且守正而危厲若不能頃刻安者乾三君子惕厲象也羝羊觸藩言小人用壯之象未有用狠力而不至摧困者故小人以是取敗而君子不用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

不羸尚往也

述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壯之主也四陰位静體而九居之壯而得正故貞吉乘諸陽之進志在消陰疑其迫也不能无悔正則不極其壯而悔可亡矣唯其如是故能藩决而不羸大輿而壯其輹益可通而无阻藩决者坦懐示人不用壯也不羸者羊不觸而角不羸也外无所觸則大輿之輹其載甚厚其輔甚堅直前而行有不可禦之勢矣震為車輿以大言大者陽

也輿壯在輪輪壯在輹輹為車軸縛甚健乾剛在上
承震而動有輿輹之象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震體故上往前无所阻可以
尚往而消二陰故貞吉悔亡趙汝楳曰羸角則尼吾
行藩決則尚於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剛其可
妄動乎
王註下剛而進將有憂虞而以陽處陰行不違謙不
失其壯故得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壯而上陰不罔

已路故藩决不羸也壯於大輿之輹无有能説其輹者可以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述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三陽方長而並進若違譲過亢以犯其剛必有悔也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諸陽忽然不覺其止而下无壯矣故為喪羊于易之象六五據剛之上秉壯之權有柔之德柔中虚體不設藩籬所謂易而无備者蘇氏曰人皆

為藩以禦羊而已獨无豈非易之至也歟有藩者羸其角而易者喪之羸其角者无攸利則喪之者无悔豈不明哉贇卿曰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五柔體剛位不純乎柔不用其剛而羊且无矣于悔何有

君位當陽今四陽在下而陰居五曰位不當也故變剛之用而用柔和亦時位使然耳程傳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

于易之義

楊萬里曰六五當衆陽盛強於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述曰羝羊謂三上本三正應羝羊觸藩承三言也

象㫖藩上自謂也上以重隂居五固藩之後欲退羸角之三下有九四壯主𠂒之而不能也遂進也居一成之地進无所之不遂也无攸利矣艱則吉知艱而避也壯終震極不詳審而發故曰不詳不詳審時位之可否也上窮故艱知艱則不以壯終而吉

蘇氏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觸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於發者三之觸我我既已困之矣方其前不得遂而

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患雖我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故无攸利均之為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為吉

九二爻楊氏曰九二居大臣之位為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大有為以慰天下之望而僅能貞而吉者何也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世乎此九二貞吉止以守中道為吉也

九三爻項氏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恐人以用剛居剛為得正也大壯之時方以過剛為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于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故必如九二九四以剛居柔而後義正而事吉也君子用罔說者不同然觀爻詞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辭似難與小人同貶象詞釋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

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詩書中罔字與弗字勿字毋字通同皆禁止之義君子用罔言不似小人用壯也

楊氏曰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而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為小人勿用則為君子小人如羝馮喜於鬬而狃于勝喜于鬬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無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羸纍其角而後已羸與纍

古字通也故雖貞亦厲而況不貞者乎用罔无所用也

九四爻項氏曰九四以剛居柔有能正之吉无過剛之悔貞吉悔亡四字既盡之矣又曰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者恐人以居柔為不進也進陽以去陰豈有可倦之理故象以尚往明之自四以往為夬故為藩決不羸四本震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為壯于大輿之輹輹在輿下者也四為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大

壯至四猶曰尚往夬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益剛不
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曰剛長乃終此除惡
務本之法自治與治國皆當如此不可以小惡爲无
傷而弗能去也
六五爻大壯之時其性大狠故六爻皆惡當位而嘉
易位九三止於純剛故羸狠用壯而羸其角上六止
於純陰故愚狠不詳而羸其角惟九四六五易位而
處四以剛居柔故藩決而悔亡六五以柔居剛故羊

喪而无悔四性剛未必能安於易位故先貞而後吉
先悔而後亡五性柔能安於易位故為喪為易為不
當位而居然无悔也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
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
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又貞厲吉之辨也大壯
四五易位而喪其狠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
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爻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

能詳審者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難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於咎故曰艱則吉咎不可長也此雖教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象聖人亦因其才之可至而教之臨之六三无攸利象曰既憂之咎不長也大壯之上亦有无攸利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六三變則為泰大壯上六變則

為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按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三為健之窮上為動之窮故皆有觸藩羸角之象然三能用罔以化其健而為坤上能用艱以止其動而為艮則皆可免於羸藩窮有變理也

晋 坤下離上

程傳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上而益明故為晋

陸九淵曰晋上離六五為離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

從於離明是以致吉而二陽爻反皆不善

金貴亨曰卦内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於剛也

趙汝楳曰卦以柔進得名然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至三始出地上率衆柔與之俱進晉之為晉六三當之五為接柔之主四以剛居下以晝伏如鼠為正上以剛居外不得不伐以正之此六爻之情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述曰趙汝楳曰康侯有康功之諸侯即冬官梓人所謂寧侯康侯在外朝覲則進于王畿故係以康侯之辭錫馬蕃庶侯享王之禮錫猶師錫錫貢之錫馬地類也蕃衍也庶富也覲禮曰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錫馬蕃庶之類也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凡稱日者兼晝夜為言晝日不及夜也

離之象也覲禮奠圭奠幣王勞之皆延升即三接之類也三接行於終晝之時見其情親而禮縟也康功之侯進而朝王其用以錫貢之馬盛多若此天子乃於晝日之間三接以撫勞之此晉之所以為晉也象言康侯以順而進來朝之侯也考工記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即其義錫馬蕃庶互坎馬美脊也坤為衆故蕃庶錫謂下與上也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姚氏曰覲禮延升一也致亨升致

命二也亨升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崔憬曰渾天之義日從地出而升於天故曰明出地上坤地道也日君德也臣以功進君以恩接是以順而麗乎大明按晉以離為君坤為臣坤之物廣大博厚有土諸侯也坤順故能忠貞以自效離明故順者得附盛德之輝光柔指坤之六三柔進至三出地上而親附離日也非明則柔順者不得進非進而上行不謂之麗乎大明錫馬蕃庶所以進也晝日三接喜

其來而親之至也

卦六三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則柔進而上行指三言明矣趙氏曰柔之上行凡四如噬嗑如睽如鼎皆言得中唯晉不言蓋三卦六五本在初與二進五而得中故知上行為六五晉六五不動无所謂得是六五為下接康侯之君而三陰為上行近君之侯也

蔡汝枏曰明出地上則其照遠順麗大明則其德應柔進上行則其益大明不出則為隱德順不麗則為

遺賢柔不進則為停機不足以言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述曰彛正曰明德者離日之象自昭者出地上之象

汝中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為晉之象日出地則明

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

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

鄭玄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

之而以明自昭其德

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述曰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晉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

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仲虎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象曰獨行正也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即賜不受命之謂初始進知履正而未能受

命則以罔孚之疑迹動其心故以裕告之

蘇氏曰三陰皆進而之離九四居於其衝欲并而有之衆之所不與也初六有應於四故進而衆摧之也夫初六之應四正也故曰貞吉位適正應而无私係之心乃初之獨行正道始進之慎如此耳象旨以為獨行則正不必以衆也罔與罔孚之罔同虞翻曰應離為罔孚謂二三猶云夷伯季氏之孚也初在二三之下有罔其所孚晉以應四之象以柔在下而體順

有裕无咎之象益衆允之志不在於四未肯受命須寛以居之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述曰卜子夏曰得位而進无應而愁如也夫以謹慎中正憂勤其進非惟獲吉抑受其福也五以陰而降德也茍能立身行道當時大明何必待於應乎王母陰尊而幽遠者猶知福之況其明王乎王註進而无

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无應而回其志處晦能致其誠者也修德以斯無間幽昧得正之吉也故曰貞吉毋者處内而成德者也鳴鶴在陰則其子和之立誠於闇闇亦應之故其初愁如履貞不回則乃受兹大福於其王毋也介助也福者天之所助故曰介福象曰以中正也雖不假中正以求福而大福在兹矣二无康侯之功而曰受介福者康侯美其成六二褒其始也

象旨二无應援欲之五而四將據之上疑五之不斷下防四之見害又動則成坎加憂皆有愁象柔順中正靜而有常四亦終莫能閉蓋吉象也王母者吳幼清曰六三之陰在二上猶母也九四之陽尊於三猶父六五之陰又尊於父猶王母

王介甫曰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為陽以母為幽也以母為近則王母為遠也

初六晉如摧如仲虎曰欲進而退六象上互艮有欲

進而止之象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

摧抑者六二晉如愁如初有應宜可進也而闕

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皆

戒之曰貞吉不以應之有无為吉凶惟以不失在我

之正為吉質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鋭不要太順有

摧有愁皆是好事若一氣做將去後來亦少意趣聖

人之望人如此故有貞之訓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述曰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悔之所以亡也敬仲曰坤衆象羣承耦比有衆允之象

仲虎曰三居下卦之上為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亡

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摧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於大明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述曰蔡介夫曰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中德之虧也不正行之邪也而在上位又為進德之主欲進而重自疑有晉如鼫鼠之象貞固居此危厲之道也

象旨鼫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三陰欲麗六五大

明之君九四以非類畏忌羣陰自疑其往也晉之時

象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是貞於厲者位不當當讀

平聲言不敵衆允之勢未能撫而有之也

九家易曰鼫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

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

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

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

翟玄曰鼫鼠晝伏夜行貪猥无已謂蹠進承五然潛

據下陰久居不正之位故有危厲也

趙汝楳曰六五居尊九四上進有迫君之漸故以正厲戒之晉晝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則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述曰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之主諸柔皆進而上行以相附麗故雖居不當位宜有悔而悔亡矣王註所

謂明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此大明當中之體自能盡諸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屑屑得失之恤如是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五必往而後三陰成上進之功故五之往有慶即三之治上行也

晉道用柔而九四一剛横隔於上下之間初晉而摧二晉而愁三衆允而後悔亡其難如此五又柔主其志惟欲得下之進又恐失其所當得而不進能无憂乎夫居離之中為大明在上象日中天陰翳廓如其

悔亡矣以明得順四不得而阻之故勉以失得勿恤但往吉无不利趙汝楳曰自此以往君臣親附上下交驩吉也大政小事自王朝而侯國旁行四達无不利也而文明之志成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述曰孔疏晉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處晉之極過明之中其猶日過於中已在於角而猶進之故曰進其

角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用以伐私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鄙吝矣邑坤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陸氏曰五以柔得中而行文明之德上以剛處極而

任強武之力角者剛而上窮九四剛而偪止為竊位之臣上九則剛而抗有角勝之患所謂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者也維用伐邑五伐之也離為兵戈故稱伐離體熖烈故稱厲如是乃可得吉而免過眔之咎離明之君德威不足而至用兵貞而吝也故曰道未光也以柔德治者不能威肅天下終多用師趙氏曰唐室之強藩悍鎮天子優禮無節卒至驕蹇跋扈不免移師以伐之幸而克捷猶非大明中天

之事況其不濟乎
初六爻象曰裕无咎未受命也程傳初居下位未有
官守之命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
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故以未受命
釋之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項氏曰進也者君子之所難也初未為衆所允則不
可急於進也有進之者有摧之者吾一以正處之而
无所遷就則常吉矣吾獨行正人未受命吾以裕待

之而无所怨尤則无咎矣此君子將進之道也

六二爻項氏曰二既進而當位則憂患之原方起於此但當固守中正不改其度則致吉之本也至誠上通君必福之不可他求左道以幸容說此君子既進之道也

六三爻項氏曰六三晉而在上晉道已成衆志皆信則異於摧如愁如矣當是之時進而上行麗乎大明復何疑哉故曰衆允之志上行也然必至於三而後

衆允則君子之進豈可以易言哉

九四爻項氏曰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而上行皆主乎順者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信其志而上行四雖已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若固執而不悛危必至矣故三五皆不當位而獨於九四言之也

六五爻項氏曰六三六五位皆不當本皆有悔者也三順而五明得君臣之道也故皆悔亡五雖君位然

以六居之在卦義為柔進而上行有人臣進而逼君之象自失得勿恤以下皆為進者言之也君子之進得遇大明之君則不當復以失得為憂但往而事之自然吉無不利象辭又曰往有慶也皆勉之以仕葢明可為忠信不當復為身計也此又因君之明而極言仕進之義三與五爻辭皆不稱晉然三之上行五之往吉非進而何

上九爻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

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為技窮之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為晉其角角亦窮地也是道也皆不可施於人維用以自攻其私使常惕厲而不安則可以致吉而免咎然亦終非可久之道久則可吝矣

明夷 ䷣ 離下坤上

京房曰積陰盪陽六位相傷外順而隅於明處暗不分傷於正道曰明夷

虞翻曰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

也程傳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王世安曰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為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為之矣

張掄曰易以初上二爻為定體以中四爻為變繫辭傳謂之中爻先儒謂之互體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八卦互成剛柔相易之道非此无見焉坤與坎曰師而長子帥師之象益出乎震坤艮曰謙而用涉大川之象出乎坎雷在天上大壯而羝羊象乎兑明入

地中明夷而曰蒙難則有坎存也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述曰鄭玄曰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被掩抑也坤象君離象臣孔疏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

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

艱貞

彖旨大難關天下之難内難一家難也處義者歎於外順處患者忌於内溺内難能正其志此獨指六三言之朱先生謂六五爻辭誤之也

彭山曰夷平也即陵夷之意言其頽替若丘陵之漸平也明平於地則入於晦矣明入地中未有傷意明夷之時其明當晦故利艱貞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

所以援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於濟天下之難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明在內而順在外即晦其明之意大難者大難處之事也文王當紂之時事之難處莫有大焉者不但羑里一囚而已此以卦之全體言文王之明夷以發艱貞之義利艱貞晦其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內難者其心有難處之事而晦明於內也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也此以六二一爻言箕子之明夷以見艱貞之意

汝吉曰明夷時之窮也而道則彌窮彌通者也其當文王箕子與紂之事耶内明外順以蒙大難奉昏主以明聖拘羑里而卒免也其明夷其艱貞也而道在文王矣親遭内難卒正其志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也其艱貞其明夷也而道在箕子矣古明夷未有如殷受之世古明夷之世未有如二聖之艱貞者故經惟明夷以二聖並賛於以見時命大謬而至德凝焉至道存焉非聖人不能行易道非易道不能

濟聖人也

趙汝楳曰離三爻明者也坤三爻昏者也合而言之昏離之明者坤也五為時之主初去五最遠故可飛舉以辟世二與五正應為當內難欲拯亂以圖存三居公侯之位代五以除昏四近於五知不可依而自遠上則昏之終也然則六五何以言箕子曰以君道也不以君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述曰象旨蒞衆坤爲衆王註以明夷蒞衆用晦而明藏明於内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辟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矣

賀鄉曰用晦而明是千古蒞衆之法天下之事所以破壞而至於大失人心者只縁用明而明何曾用晦而明智者乃能用晦愚者却只用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述曰象旨離有飛鳥之象於旅見之初居下无責又去災尚遠而離以察幾故垂翼而飛王輔嗣曰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明夷於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垂其翼是也章氏曰凡鳥於將暮便不高舉於飛垂翼戢翼歸巢之象言其知明夷之早也君子行而去之即三日不食无懷資之裕有攸往主人有言无即次之安皆所不顧也處明夷之初如此然亦危矣

雜卦云晉晝則明夷為夜故初爻明夷於飛垂其翼著日將暮之象卦坤居離上昏主傷陽之明初居離下自夷以全其明於飛垂翼初九明夷之象也去明夷之主尚遠其傷未及早見而遠避斯免於傷矣君子於行禄位可无戀也三日不食困窮可无恤也去主而他有攸往不免主人之言主人主我者言即傷也非所以為見幾之明也此太公去而東海伯夷去而北海之事象曰義不食也荀爽曰陽不居五陰暗

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

賁之初不可乘而不乘明夷之初不可食而不食卦

皆下離決去就之義於早者非明不能也象言君子

謂初初與四應六四互震之中畫為大塗於行謂自

初適四也三日歷三位乃之四也離似頥有求口實

之象變則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主人謂四猶睽之

主皆指其應離為言洪範亦以言揚屬火左氏曰火

焚山山敗於人為言言必讒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述曰六二在内體與五對而不相應柔而得正用夷其明未為闇主所疑雖已見傷而傷未甚曰夷於左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夷於左股不强於行猶得居位尚可艱難而行也此身既可艱難而行則國難猶可匡救之日須用拯馬壯以佐其急乃吉二麗兩陽之間陽為壯健之馬行地无疆者藉以濟

艱難於萬一耳謂之曰吉乃為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弗論也六二柔順而中正故象曰順以則此箕子當内難拯亂以圖存之爻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述曰九三離之上爻臣之高位離南方之卦狩田而去害之事昏主在上羣陰乘之從君於昏皆民害也九三以剛德在明體之上志與上應為君除之故為

明夷於南狩之象殲厥渠魁得大首也不可疾貞以明彭暗以至仁伐至不仁必不得已而動无逞剛欲速之心乃得為貞貞即艱貞意也趙汝楳曰此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戡黎遏密之事也

朱氏曰三公之位極明至剛得位而應故其象如此離上為王出征折首與此為君南狩得首同但明過逞剛欲速即為疾惡之私故以不可疾為貞象又以南狩之志言之當明夷之時臣子韜光斂戢之際而

志在除殘救民水火昏主不之疑黨惡不敢肆所謂

乃大得也

諸家皆以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伐紂之事須

假五年為不可疾貞之證非也彖利艱貞釋彖實以

文王箕子臣節為萬世法者若以南狩為牧野之師

得大首為獨夫之誅抑與彖旨戾矣大抵諸爻皆發

人臣艱貞之義上六則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

不可疾宜舒徐也或曰不可嫉惡也二義皆通如湯

事葛以善養之至迫於不得已而後征之此不可疾貞之明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述曰荀爽曰腹者謂五居坤坤為腹也入於左腹謂當時明夷之腹也四自下卦初交於坤有入左腹之象坤偶畫象門有出門庭之象干寶曰一為室二為户三為庭四為門故曰於出門庭矣象旨凡稱先陰

後陽先左後右畫卦先下後上言左腹取其順也孔疏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者懷情之地六四體柔處坤與五相近是能執卑順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既得其意不被疑忌不勞遠遯而免於難曰於出門庭事明夷之君非親親之義則以為出門庭為安此對遊其𣪍中之時言義在違難不敢遠也文王脫羑里之厄受西伯之任身雖出而心不敢遠猶然以服事君此六四之艱貞也

世謂所為僻曰左君心頗僻不信正而信邪不從是而從非猶云左見左道也曰左腹則蔽錮也甚包藏也深非正詞正理所能開悟文王全用柔道憂懼自省其曰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益順之至也不覺積誠感動而入之深故曰入於左腹猜忌之情不辯而自解西伯之任深信而不疑紂之心遂為文王所獲曰於出門庭稍違之也非入於左腹而能得其心乎不得其心而能違其難乎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述曰六五以柔居尊為明夷之主而象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也

鄧伯羔曰五為君位而云箕子事何也有紂而後見箕子言箕子所以明五為紂無道時也六二中正體離箕子之明也為六五暗君所掩是箕子之明夷於紂也在難之内而能保其中明知以藏之愚以出之

得其正而時不能遷明豈可息哉

象旨箕子蜀才作其子俞氏曰其子即箕子也不敢顯稱箕子之名遂微其詞而曰其子孔子逆知文王之意乃於彖傳顯言其為箕子後人因彖傳稱箕子遂於文辭併加竹作箕文王本文葢即是其子非箕子也其子指六二六五為明夷之主六二在內正應其子也俞氏說是矣此所謂文王之危辭也若諸家以六五為箕子而以上六為明夷之主則不

可之甚固當從俞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述曰上六坤卦之終如日入地中地之上皆暗故為不明晦之象五上為天故象初登于天坤地至上方成故又象後入于地夫麗其明以照四國者自極其明者也自極其明必反為暗如日之初登於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

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文象不主紂言益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夷見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象㫖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夷三之明也初登天得三之應也闇極而不能援然後三竟匿坤地之中矣鹽鐵論文學易曰小人處戚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

天後入於地曰疑為文言矣

六二爻項氏曰夷於左股加一夷字言已傷也左為小右為大股在下肱在上豐折右肱故不可大用有臣而无君也明之始夷也臣雖受傷未忍忘君思用拯馬盡力而出當戡黎征葛之時夏商之王苟能用伊尹祖伊之言幡然而改遵道而行則其興也勃焉何悲其不吉哉明夷二動則為泰何吉如之然而此非上六之所能也但為六二者臣子之法當如是爾

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按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渙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按二爻雖柔皆自有坎馬正合順字諸家必欲外取剛爻謂六二以九三為馬初六以九二為馬豈未考小象故歟渙之初六坎初爻也明夷自二至四為坎六二亦初爻也坎為亟心之馬故壯馬壯則能力行矣然於柔爻言之者貴其順也當險難之時力行順事則可以反凶為吉若力行剛亢則

愈凶矣爻辭意在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于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渙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申豐盡室而行蘧伯玉從近關出皆以順用壯而自救其身也救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則者道之常也言以六居二得正得中明於臣子之常道也明夷之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誠上三爻惟六五无去之

之心皆中順之臣也上六失則者亦謂失人君之常道也

家人 ☲☴ 離下巽上

張邦奇曰内離外巽相麗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内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

文中子以明齊内外為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之義也

金賁亨曰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閑曰嗃嗃曰假

曰孚曰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辭所以責女者略矣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效必觀乎女也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述曰馬融論家人女為奥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稱

女貞按卦下離上巽二四皆居陰位執柔道以順三五之陽剛女之貞也女貞則男正可知而一家之人莫不正矣故曰利女貞吳幼清曰五為巽女之夫居二畫卦之人位三為離女之夫居六畫卦之人位故曰家人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彖曰利女貞卦體自上以下諸爻位各安其正有一家之人咸安於正

之象

按女正位乎内謂二與四也男正位乎外謂三與五也家人之義以内為本故先言女也荀爽曰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於父母之嚴王肅曰凡男女之所由以得其正者家人有嚴君也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

家無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家人關係之重如此
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
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
以主其家而一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丘氏曰謂父
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
道齊
趙汝楳曰或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
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别嫚帷

溥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内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夫一婦曰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述曰孔疏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則風自内出象也汝吉曰火不

必風風不必自火出而火之風固自火出其言精矣家人風化之本也君子知風之自則反躬急焉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

荀爽曰風火相與必附於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故言有物也大暑爍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損其熱故曰

行有恒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述曰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初九陽剛下於四之巽順男女始交有家之象即能閑之以禮使邪僻之意无自而興而悔可亡矣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體離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賈誼所謂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也

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述曰六二居内卦之中上下皆陽婦德柔順無專成故无遂事婦正位壼内職饋祀故在中饋遂者行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位而不離也此六二之道所以貞而吉也離一陰麗二陽之中所謂无攸

遂在中饋卦畫昭然亦可想見順巽之義

象旨二不變則互坎二變則互兊皆有飲食之道為中饋矣以婦職故舉以明之易象言順以巽者三蒙六五以本爻之變言漸六四以本爻不變言此指所應爻言皆有巽象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述曰彭山曰家人一家之人居上而令下者也嗃嗃

嚴厲聲嘻嘻嗟嘆聲九三以剛居剛在離體之上治家過嚴而發於聲之厲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然界於上下兩陰之間能悔其過危厲自謹不敢過用其剛則吉道也如顏尚其剛嚴厲太過使婦子有怨歎之聲則情義乖離无感化之機心欲治家而終可羞吝矣

趙氏曰齊家固貴乎嚴亦戒乎過嚴義以制情法以維愛家之節也嗃嗃雖嚴而未失或甚而使之嘻嘻

則失其節矣節猶竹節竹於虛之中以實為節過於
實則閼其生意家人於恩之中以嚴為節過於嗃嗃
則乖其輯睦傷恩相夷其失甚矣三之剛與五同而
失節與交變異者三不中也
象音嗃嗃依劉向作熇與詩熇熇同離體之象九三
重剛離極惟悔厲乃吉然使其婦子至於嘻嘻則吝
吝言乎其小疵也嘻字書嘆也一曰有所多大之聲
禮嘻甚周頌噫嘻皆嘆辭也嘻嘻甚於嗃嗃蓋不堪

而歎无以訓笑說者自漢來皆曰嗃嗃及宋王回疑重剛无嘻笑理以謂歎意獨得卦情矣三顒尚其剛使婦子不能容而嘆豈有不吝者亦異於上九之威如矣威如如者如威而已不顒尚剛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述曰虞翻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家大吉章氏曰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有富盛其家之象巽為近利市三倍亦有富義能富家則能正家矣既

富方殺理之常也所以大吉

王註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為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近至尊能富其家也占法陽主貴陰主富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小畜九五稱富泰六五稱不富陽實而陰虛也家人六四陰也而稱富陽主義陰主利也二在下之婦也四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李去非曰初閑之以二既又進之四

則享其富此治家之序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述曰九五乾德巽位為天下國家之至尊剛而得中

感而能愛四柔承之順正於下此人君身修德刑覃

於王宮也為王假有家之象汝吉曰夫家難而天下

易也故王者以恭己正家為兢兢王格有家則不勞

憂恤而自吉矣何也邇可遠也風之自也誠一之能

化也吉也古假格通至也感通也

三剛而不中失之過五得中嚴而能愛嚴以分言王家之義愛以情言假家之義彭山曰假於有家如文王雝雝在宮之時故至於其家人即化之不待有所為也

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

象旨天下為家者勢大易忘勿恤者蘇氏所謂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者是也或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曰堯之恊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四海无不交愛此正家之所以為大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述曰風化自內而出始家邦終四海上九一卦之終陽剛在上天下咸仰望為表儀者也初閑有家五假

有家上居其成有孚信之象陽德尊嚴在九五大觀之上不用威而威儼如夫誰不仰而畏之則而象之乎此王者德教刑於四海之事而家道終矣故曰終吉汝吉曰正家之難難於有終有終之難難於反躬故威如反身之謂也身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孔疏處家人之終家道大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信行天下故曰有孚也威被海内故曰威如威信並立乃得終於家道而吉從之也

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失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卦終言之

象旨吳幼清曰家人卦初上二爻以卦之初終取義

下體在下之家也以有家之臣而言三為夫二為婦上體在上之家也以天下之君而言五為主四為后不取遠應為配而取近比者家道尚親也

初上治家之道也閑其邪於始正其範於終家斯正矣女正位乎內不過无攸遂在中饋富家大吉是已男正位乎外不過閑有家假有家有孚威如而已家道之正豈有外於此哉曰男女正家道正所謂正者皆有整齊嚴肅之意曰嚴君尤所嚴憚者矣閑者防

閑而不敢易忽之辭故上曰威如之吉三雖嗃嗃猶未失也威如而曰反身之謂則所謂正其身者皆有孚在其中匪孚則不免悔厲矣然則威者正家之本也孚者所以成其威也富家大吉者以庇民也若民以務曠者而義取富焉是勸民以自封也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王假有廟幽可以治鬼神也王假有家明可以治天下矣

讀易述卷六